

国际南社学会 南社丛书 总主编：柳无忌
第一套 主 编：柳无忌 高 钰 杨玉峰

南社史长编

杨天石
王学庄
编著

国际南社学会

南社丛书总编：柳无忌

第一套主编：柳无忌 高铨 杨玉峰

南社史长编

杨天石 王学庄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56 号

国际南社学会 南社丛书 总主编：柳无忌
第一套 主编：柳无忌 高钰 杨玉峰

南社史长编

杨天石 王学庄 编著

出版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发行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)

印刷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554 000

印 张：22 插页 1

版 次：199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：1—1 500

书 号：ISBN7-300-01772-X/I·106

定 价：26.00 元

总 序

柳无忌

20 世纪初叶崛起大江南北、文人汇集、提倡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，其历史距今已有八十余载，却仍能号召着国内外对人文社会科学有兴趣的人士，纷纷在各地发起南社研究，自北京至南京，包括南社发源地的江、浙、上海，乃至广东，以及香港、台湾与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远达美、欧、澳三洲。这些南社爱好者先后在海外与国内组织了南社学会^①，联合起来，以探讨和评介南社对于近代中国文学与民主革命的贡献，并扩大了南社研究的学术领域，形成一门新兴的南学。可是，经过历史的变迁，在兵马荒乱之际，除少数以外，南社作家的诗文遗著正在逐渐散失，他们的声名几将湮没无闻。因此，我们认为发扬南学有两件应做的工作：（一）我们要抢救现尚幸存的各种南社资料，把它整理出来印行问世，给予今日和来日的南社研究者以文献有征的便利；（二）我们将尽力为南学的成果培植一个读者园地，使其灿烂的累累果实，得到游园者的欣赏和赞美。

为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，国际南社学会拟订了一份“南社丛

^① 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于 1989 年 5 月 4 日，秘书处设在香港；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于 1990 年 11 月 13 日在北京成立。南京与上海都在筹组南社研究会，广东南社研究会最近即可成立。

书”^①的出版计划。今日，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，得到多数南学同志的支持与协助，我们高兴地盼望着这部丛书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。根据预定计划，《丛书》分若干套，每套10种，陆续印行。其类别有三：（一）南社文献，亦即南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。我们所遗憾的是，没有经济力量把柳亚子等编的《南社丛刻》22集与《新南社社刊》一册重印问世，亦未能复制胡朴安编的《南社丛选》12册；但作为学会的贡献，我们将在《丛书》内刊出以新颖的方式、按照作品的内容分类、选择120位社员的诗、词、文编成的一部篇幅浩瀚的《南社选集》。令人兴奋的是，我们最近得到了、并将首先刊行新发现的柳亚子手编《南社丛刻》第23集与24集的未刊稿钞本。我们拟重印南社唯一的小说集，加以增补校订；同时，我们已编出一册《南社诗话集》，以为此类著作的先声。（二）南社作家的诗、词、文遗著，包括南社发起人陈去病，与南社有密切关系的高吹万、姚石子，以及南社重要作家如林庚白、傅钝根、刘季平、沈眉若、沈颖若诸人。^②（三）有关南社的著作，从综合的南社研究以至个别的社员研究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以南社的历史为研究中心，在《丛书》内即将刊出资料丰富、内容充实的《南社史长编》。此后的研究对象可扩大为南社与近代文学的关系，它对于政治、社会、文论、思想各部分的贡献，以及南社作家的评传和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等。这些南学的重要课题，亟待研讨，期待其早日完成。作为南学的引导，让更多读者了解南社人物的阵容，《丛书》将推出百人以上的《南社人物传》，并辅以百绝句的《南社人物吟评》。虽然出版界已有好几种有关苏曼殊与柳亚子的书籍，但是对于他们的专题研究而有特殊成绩的作品，仍将列入《丛书》之内。因此，除了印行《吴梅评传》外，我们亦拟刊

① 此后在本文内简作《丛书》。

② 柳亚子与苏曼殊的著作已有多种全集、文集、诗词集、选集等印行流传。

出《苏曼殊新传》，《苏曼殊资料集》，《柳亚子诗歌初探》等著作。

上列各书将于正在编辑的第一套、第二套《丛书》内陆续出版。这是我们工作的开始，尚须继续努力，完成这个重印并创造南社文献的巨大计划。为争取时间，各书的付排，拟依照稿件收到的次序以定先后。这两套《丛书》亦将同时在两家出版社^① 分别印行，俾得早日呈献读者之前，迎接此后其他各套丛书的问世。我们希望这份工作能有所成就；更欢迎研究南社的学人和社团与我们携手合作——南学的前途无量！

1992年5月

写于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

^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
序

有人说过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比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难。我有同感。

研究古典作家，资料比较好找，其数量也有限；研究近代作家呢？找起资料来可就不容易了。不少作家没有编过集子，也没有一篇较为完整的传记。他们的作品与生平资料分散在各种报刊、杂志上，有的还以手稿形式珍藏在某个图书馆或私人的书箱里。这些报刊、杂志不仅数量大，而且又大都残缺不全。这里有一部分，那里有一部分，你要想找全看齐，就得奔走于许多城市、许多图书馆之间；而且，它们又大都是“新善本”，或封存，或借阅有种种严格限制。你要想看到某一种资料，有时真得花点力气。就拿南社的机关刊物《南社丛刻》第1—22集来说吧。现在全国保存完整的大概只有一二套。再拿南社的三个发起人来说吧。《柳亚子文集》的出版是1983年以来的事，至今还未出全。陈去病的《浩歌堂诗钞》、高旭的《天梅遗集》虽然不完整，编得也不理想，但也不大好找了。至于他们的散文、诗论、文论、书札，辑录起来，没有几年工夫，是难以见到效果的。南社成员多达1180余人，活动延续30余年，其成员不少是近代中国政治、思想、文艺、新闻、出版、教育各界的精英，他们的诗集、文集、小说集、笔记小品，以及编辑、参预编辑的报刊、杂志，总数当不在千种以下，因此，研究南社：首先是资料难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。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前。这时，

中国人民正处于“两重奴隶苦复苦”的年代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拯救祖国，振兴中华，正在和清王朝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南社成员以他们的作品讴歌革命，呼唤民主，鞭挞专制，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。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复辟，南社成员又以他们的作品声讨民贼，批判独夫，表现了对民主、共和理想的坚贞不渝。在上述斗争中，周实、宁调元等一批社员并慷慨捐躯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，如果人们要了解辛亥前后一代革命党人和爱国者的风貌和情怀，我以为，阅读南社的作品将是很好的途径。

南社文学正处于中国文学的转变时期。一方面，有过辉煌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已经进入了垂暮之年，另一方面，西方文学正越过重重波涛进入古老的中国。南社作家们面临着一系列他们的先辈从未接触过的问题。如何继承并发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？如何对待来自异域的新的文学样式？如何处理文学和时代、政治、人民的关系，思想和艺术、普及和提高的关系？如何创造新风格、新形式，从而为中国文学开辟新的灿烂的前途？等等。在所有这些问题上，南社作家都有过探索。总结他们的经验将会获得有益的启示。

我研究南社，始于阿英同志的指导。那还是1958年，我正在北大求学，参加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的编写。本来，负责撰写白居易等中晚唐作家部分，初稿完成后，领导告诉我，阿英同志提议，近代文学部分不可没有南社，于是，临时拉去帮忙，赶写了一节。后来为编注《近代诗选》，我去访问阿英同志。敲门之后，一位矮矮胖胖，身穿旧蓝色中山装，头上覆一顶毡帽的老人把我迎进了南屋——这就是30年代的老作家、老战士、著名学者阿英。坐定之后，谈了一会儿，阿英同志便走进西屋，慷慨地搬出了他珍藏的全套《南社丛刻》，交我带回学校去看。我拎着沉甸甸的一包书赶回西郊，心中充满着暖意。记得那是一个冬天，风很大，很厉害，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。其后，大学毕业了，分配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单位，但

我仍然对研究南社有兴趣。这下子可苦了,多次想洗手不干,但又积习难改。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南社》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刘彦成同志一起完成的。1974年,近代史研究所的王晶奎、王学庄同志正在研究南社,邀我协作。我欣然同意。不想因此成了近代史研究所的正式成员,并从此决定了我后半生的治学道路。近代史研究所收藏丰富,有机会读到了许多过去读不到的资料,特别是当时的报纸。于是,一页页地翻读、选录。有些资料,例如周实的《淮南社启》,国内遍寻不见,还是在美国,从旧金山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发现的。

这部书原是我和王学庄同志计划编写的《南社志》中的一部分。工作了一段时候以后,决定分成两部分:一部以时间为经,用长编体的形式反映南社的历史,由我主要负责;一部以人物为经,反映南社作家的生平,由王学庄主要负责。两部书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。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前者。考虑到近代文学研究者收集资料的不易,本书包容了较多的资料。

近年来,南社研究已为愈来愈多的学人注意。海外有国际南社学会,成员遍及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捷克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以及香港、台湾地区;大陆有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。1990年6月,《国际南社学会丛刊》第1期在香港出版。次年7月,《南社研究》第1期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有些同志并在热情地呼吁建立“南学”。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推进南社的研究有所裨益。

本书在1983年即已完稿,积压多年,始得面世。谨以此书,纪念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阿英同志。柳无忌教授支持并资助此书的出版,金祖芳女士为本书编制了人名索引,并此致谢。

杨天石

1992年4月

例 言

一、本书以时间为经，叙述南社历史，并编列重要资料。

二、本书分前编、正编、后编三部分。前编叙述主要发起人的活动和南社的酝酿，正编叙述南社成立至解体期间的历史，后编叙述新南社和南社湘集、南社纪念会以及其他有关事项。

三、南社成员达1 000余人，有些人与社务活动相终始，有些人则仅列名社籍，本书叙述或收录资料范围限于与社务有关的人员。

四、南社成员的活动方面非常广泛，不少人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领域均有表现，本书叙述或收录资料范围限于与社务或文学有关者。

五、本书收录了南社成员的部分作品，目的在于说明南社的性质、历史、社员的思想风貌及其与重大政治事件的关系，而非从文学鉴赏出发。

六、所录资料或全引，或节取，视其重要性及易见程度而定。

七、本书叙述时间一般用公历，特殊必要者注明夏历；个别不能准确换算者用夏历。

八、本书所有条目均已系时。一事一条，日期相同的复条用△号表示，可以大体考订时间者系于有关两条之间，以▲号表示。

九、南社成员名号复杂。本书叙述用名，但如字号通行者则用字号，如邵力子、胡朴安用号，柳亚子用别号，俞剑华、朱少屏用字，均不用名。有些人，名号的写法多有歧异，如陈陶怡，一作陶遗，胡

朴安，一作朴庵。本书叙述时力求一致，但引文则不强求统一。

十、南社成员的笔名不少具有政治意义。本书在叙述时用作者通行的本名，引述资料时一般保留发表时的原笔名或原名，以存当时面目。有关作者的本名、字号、笔名，可参阅本书所附人名索引及柳亚子《南社纪略》。

十一、本书叙述所据，大都可从所附资料中得到印证，为节约篇幅，少数无附资料必要者于条目之后加注或于当页加脚注，无加注必要者不注。

十二、本书主要供研究者使用，对引述资料中的积极或消极成分，不能一一分析，望读者自行鉴别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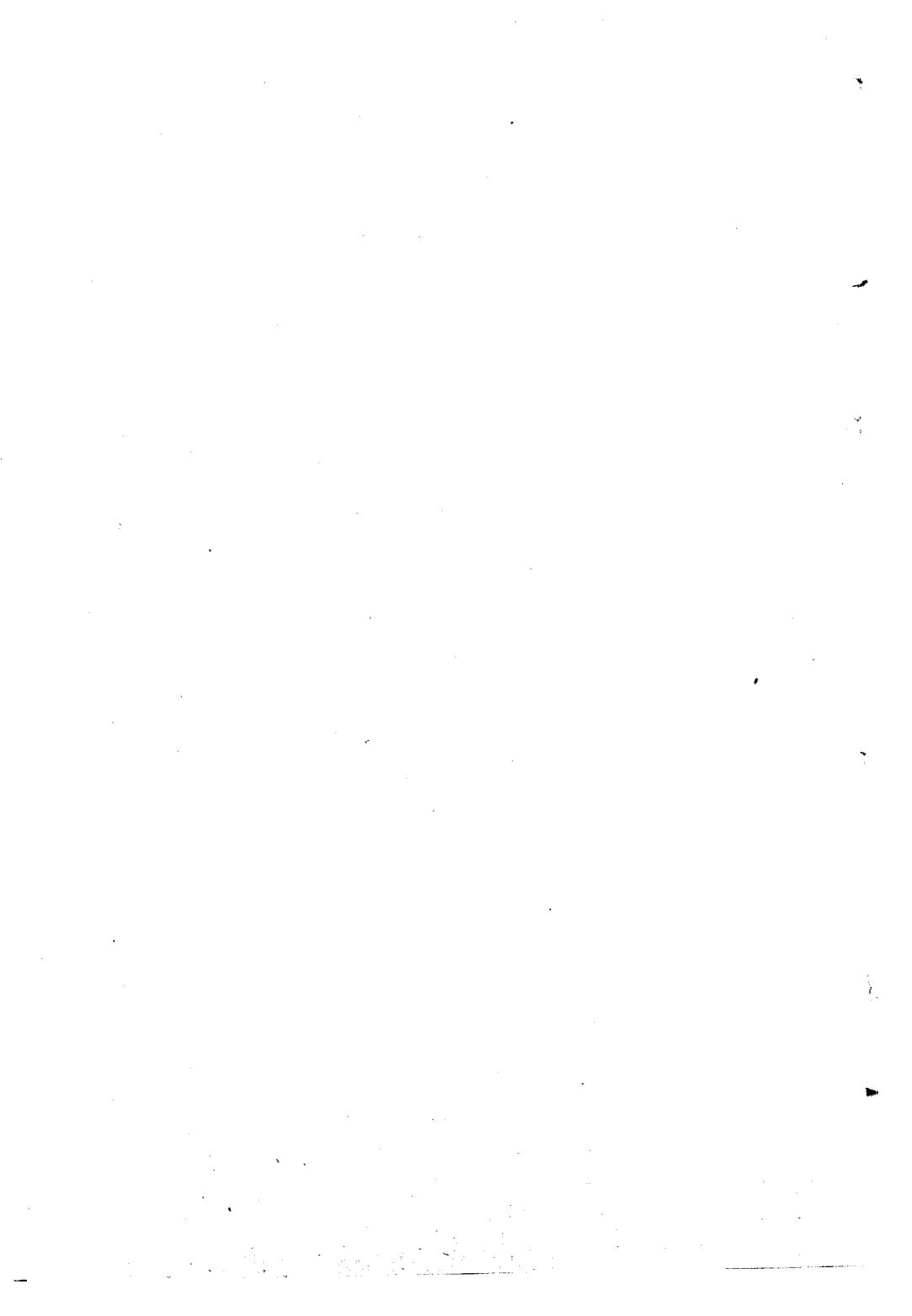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序	杨天石 (1)
例言	(1)
前编	(1)
1902 年	(3)
1903 年	(7)
1904 年	(23)
1905 年	(38)
1906 年	(50)
1907 年	(71)
1908 年	(99)
1909 年	(121)
正编	(127)
1909 年	(129)
1910 年	(151)
1911 年	(181)
1912 年	(231)
1913 年	(315)
1914 年	(352)
1915 年	(382)
1916 年	(408)
1917 年	(440)

1918 年	(531)
1919 年	(540)
1920 年	(548)
1921 年	(552)
1922 年	(555)
1923 年	(564)
后编	(569)
1923 年	(571)
1924 年	(588)
1925 年	(610)
1926 年	(613)
1928 年	(614)
1929 年	(619)
1930 年	(620)
1931 年	(621)
1933 年	(623)
1934 年	(627)
1935 年	(631)
1936 年	(634)
1937 年	(645)
1940 年	(646)
1941 年	(649)
1942 年	(650)
1943 年	(651)
1944 年	(654)
1948 年	(655)
1949 年	(656)
人名索引	(657)

前

编



1902年

春 柳亚子应试吴江，始识陈去病。

柳亚子《五十七年》：“这一次到了吴江城内，影响可就太大了。第一个给我兴奋的，是认识了亡友陈巢南先生。巢南是我太老师诸杏庐先生的高足弟子，讲行辈，和我父亲及叔父同门，我是应该称他做师叔的。但他和我一见如故，绝对不摆师叔架子，引我为小朋友，我和他真是所谓‘论交在群纪之间’的了。”（《文学创作》第二卷第五期）

▲ 高旭、高燮、顾九烟三人相与唱和，借咏菊、咏梅抒写反清意志。

高旭《三和灵石先生》：“我见梅花拜且舞，为表同情泪如雨。遍地腥膻欲谁语，忍令此花荒万古。蛮天萧瑟闻无人，仗尔光复汉土春。兀坐空山聊默默，冰霜难撼独立身。生来贵种纵无遇，不借东风弄章句。劲枝铁干横高崖，凜然饶有杀胡气。”

《四和灵石先生》：“蛮云缭绕羌雪舞，日色无光蔽盲雨。剩有此花可与语，精神数点现今古。眼前赏者无几人，我身不坏当千春。花耶身耶两奇绝，身是梅花花是身。穷冬闭塞无所遇，满眼胡尘吟大句。纵教白尽少年头，冷香不染腥秽气。”

《五和灵石先生》：“侠骨肯受朔风舞，铁心到死排妖雨。

万木杈枒惨莫语，此花一开香千古。大似朱洪一辈人，众花输渠先得春。得春之早此第一，忍辱胡尘寄此身。芳情炯炯无所遇，为咏无枝向北句。久遣江山著死灰，从此中华添活气。”（《天梅遗集》卷一）

8月4日 高旭在《新民丛报》的《诗界潮音》栏发表诗作，赞美蒋智由的为人及其思想。

高旭《酬蒋观云》：“一佛居然出世来，现身说法讲堂开。阮狂贾哭归忧国，虎跳龙拏识异才。惠我札书珍白璧^①，感君琴剑老黄埃。风涛廿纪苍生厄，援手齐登大舞台。”

蟋蟀著耳太嘈嘈，风雨鸡鸣气自豪。变旧姓名脱张禄（君屡易其名号），创新哲学即卢骚。乾坤浩气期撑住，沧海横流誓挽牢。他日相逢无物赠，风尘拟解慕容刀。

白雪阳春和者稀，茫茫我道竟安归。玄黄血战黑龙死，魑魅窥人白日微。蒿目群鱼游釜底，惊心一鹗刺天飞。蛙居井底私怜惜，无限飞扬愿屡违。

总缘肠热痛联俄，泪湿真丹破画图。敢说度人先度己，生当为侠不为儒。牺牲觉世书千卷，湖海沦交酒百壶。特发狂言烦记取，男儿要炼铁头颅。”（《新民丛报》第十三号，别见《天梅遗集》卷一）

12月（夏历十一月） 高旭、高燮删订顾九烟遗诗，高燮作序，指出当时中国“文字界”变化之速及其对“政治界”的影响，认为诗歌对人的“刺激力尤深”，主张“以我为诗”，而“不以诗缚我”。

志攘《漱铁和尚遗诗序》：“漱铁和尚所作诗，为《渊然

①《天梅遗集》作“赠我片言珍白璧”，其他文学亦小有异同。